民樂園
群益社　廿三白天
崔靈芝
下白珍白　馬全祿全　奶　王子石本　薛固久計
張黑
錢才　盜　劉義銀　增壺
小馬五
耿思明　百志大　歲　誠皷
十二日
採佩亭
劉　義蝶　增夢
小福喜　小雙喜
（麻子）　張）玉　村
木四　杰
玻璃翠
十　萬　金
德建堂
孫喜雲
牧　羊　卷
張鑫奎
探　陰　山
馬俊卿
鳴　關
遊六殺
馬俊臣

園
坤廿十　社三枚
鱗（小）運　奎
湖如　卿
台　琴　券
張　鳳
殿小紅　祆莊
秋
丑　綠
芬
目　亭
仙　桂
印
子
門（佟　蘭
芳　德　李
雲　牌（趙）榮
祿　寶　燈　全

演說

人

（來稿）　湖溪鴉

世界之上　除了飛禽走獸　以及昆蟲水族之外　凡是圓顱方趾　身着衣服的　確大書而特書　管着他作人　這是什麼緣故哪　您要打聽這個　很不爲難　並不用找旁人去問　即便是半愚的人　也應該懂得這層道理　人爲萬物之靈　聽明才力　件件高出於群生　不然上古穴居野處的時候兒　要是不能戰勝於他種動物　人的足跡　還能到得了今日之下嗎　孔子曾說　天地之性　人爲貴　徵之於古書　對於人字的地位　更是高抬聲價　但是動物堆兒裏　類如老馬報恩　猿猴孝親等等　也能有那樣兒的善舉　爲什麼仍然不如人呢　不過因爲他的天良　是偶然發現　不能個個作得到　尤其的不能往·了開展　所以終歸是走獸　然而人界中　設若還有那　不如馬與猴的　捫心自問　可不知道愧也不愧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各有賦畀之良　從沒有厚薄的分別　無論禀受淸濁　氣質有賢愚的不同　可是本來天性　純平渾然一團　幾歲的小孩兒　決不知道胡作非爲　年齒漸大　知識一開　受不着好教育　是不着好習染　一個操持不牢　爲外務所誘　思想性情　都被嗜慾給纏繞住了　以致妄火燎原　蕩水滔天　小則奸盜邪淫　坑崩拐騙　大則忘國事讎　干心從逆　舉凡不道德的行爲　簡直的失掉天良　具七尺之軀　五官百骸　一舉一動　莫不以心爲主　身子要往正道上走　必須把心裏打掃乾淨　意誠不欺　自然是是非非　都能看得分明　像這樣兒的工夫　怎能不成好人　雖然談何容易　別說俗人作不到　就是古來英雄豪傑　因爲隊入迷魂陣　喪品辱行　身敗名裂的　不知有多少　推原其故　因爲人心易變　最能動移　倏忽之間　起滅萬狀　彷彿船的舵　一損即轉　倘不知提撕警覺　直如駕著膠舟　揚起帆來　放入中流　在這個當兒　果能回頭猛醒　振力挽轉　雖是力竭神疲　究竟不至於喪身失命　漫漫兒還可復得登岸　就怕是愈走愈下　到了無所底止的地步　恐其難以救藥了　由此看來　人之所以能爲人者　全仗着心術上的作用　一念之正　即爲忠孝節義　大凡博施濟衆　慷慨爲懷　捐資助賑的　那一個不是樂善君子　至於讀書積善　寬宏大量　改過不吝　恕以居心　公以處世　不貪意外之財　不親非分之色　遇好人如臭芝蘭　遇惡人如畏蛇蝎　窮則樂天知命　達則竭忠盡職　無慚於衾影　不愧於四知　見國如同胞　視國事如事　人人如是　安能不成完人　念之不正　陰賊險狠　則所不爲　不但不能體貼苦人　而並日壓　還要貪暴苛酷　吸髓民脂民膏　你唉餓那算怨命　試想春秋戰國　烹子煎湯　殺妻求將　刖足假書的人物　要說他是有人心　鄙人實在的不敢奉承

緊要新聞

徐相國還入政事堂◉徐相國此次復出與　元首救國救民之苦衷　本無異致　吾儕小人　當此國家多事之秋　所極歡迎者也　聞相國以國事孔亟　定於今日還入政事堂公所　昨日業經籌備就緒矣　並聞當奉命之始　相國曾遞辭呈　元首有極懇切之批詞　大意謂旋乾轉坤　匪異人任云云　相國以便再行辭却　故慨允担任　此次還入政事堂公所　即日視事　必能憂勤厲惕　弭亂籌安　克慰吾國人之傾望也

陸榮廷未與廣西事◉此次廣西獨立　有謂係陸將軍主謀者　有謂係陳炳焜主謀　陸將軍實不知情者　茲探悉陸與參政張馨庵　有蘭譜之誼　廣西獨立之時　陸實駐節柳州　張參政即以個人名義　去電詢問　由陸連覆二電　俱言南寗獨立　出於意外　可見此次亂事　陸實未嘗與謀　茲將原電錄下　▲陸上將軍第一次覆張參政電　諫電讀悉　南寗獨立　殊出意外　現已離省　無可如何　擬即回邕鎮壓　惟力是視　除篠□已通電表明心迹外　先此覆陳　如兄榮廷篠印　▲陸上將軍第二次覆張參政電　統率辦事處轉張馨庵弟鑒　華密皓電　敬悉　此次廷甫抵柳州　即聞邕告獨立　殊非意料　當即轉旆回潯　値茲人心已離　大局瓦解　俟日內返邕　如能鎮壓　實爲幸福　否則亦無可如何　兄已平安抵梧　箇乘大□輪船□駛矣　特聞　榮廷箇印

堂電改公文程式◉公文程式　政府本有明令之規定　廼自國體變更　各省多沿前例　改用奏章　現政事堂以承認帝位一案　既經申令完全撤消　則所有公文程式　自應仍照舊日規定　特對於此事於日昨通飭京內外軍政各機關　即日變更　以符定制云

領取議員證書通知◉立法院議員　召集在邇　所有各省國民會議覆選當選人　均須來京　領取証書　現在各省巡按使　皆正在通知　此項當選人員　此亦應有之手續也　直隸朱巡按使　刻已飭知本省國民會議覆選當選人　卞蔭昌　劉坦　蔣燿奎　劉彭壽　胡源匯　郭步瀛　王振堯　齊樹楷　李士儻　劉春霖等十人　於開院期前進京　親赴事務局領取議員證書云

左右丞行將辭職說◉楊左丞與錢右丞　聞日昨面謁徐相國時　曾提及辭職之說　探其意旨　係謂此次以帝制問題　致同字操戈　荼毒生靈　荒廢政務　聚九州之鐵　不能鑄此大錯　元首虛懷若谷　全引咎於一身　然吾輩撫心自問　寧不欲然　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　吾輩不能盡匡扶□職　致累睿智之　元首不加斧鉞　已屬萬幸　猶行戀棧　□其謂何　倒不如引咎辭職　上以謝元首　下以謝國人之爲愈云　並聞錢右丞　尚有一段趣語云　鄙人既充平政院院長　又爲政事堂右丞　政事堂固祗屬行政事務　平政院尚帶有司法性質　設有人赴平政院控政事堂右丞　其將若之何　即此一節　亦足見右丞一職　爲鄙人所萬不能兼任云云　聞相國對於兩丞之辭職　俱有允意　並已面陳元首　元首亦

北京中法實業銀行儲蓄章程廣告

本銀行經收一種特別往來存款名爲儲蓄存款每摺不能過洋五凡
元或銀二千五百兩正每次存數至少一元或一兩每日發給存摺一扣千
有付款式存款等項均須交□存摺所有收入由本行記人簽字爲憑（年息）年息長年四厘其算法如下除□來帳式計算外自存數後第二月
把按每月結存最少之數再加式幣（兌滙款項）一□項儲蓄銀洋能由本行滙至別處分行凡持存摺之人亦可別處分行支款惟當預行知照
北京滙至天津無須補水匯至別處□□□□行□□克己□以最合宜之行情計算特此佈告

……年　情甚睦現因洪君年邁花甲二目失明自行告退尚同十人情願
……所有舖中內外存欠賬目字據等事均經借同當面交代將來歸□□東

以相國之意爲意　至繼任之人　聞相國亦曾擬出二人（未詳何人）　未得元首同意　現聞已又擬出二人　其一未詳　其一即新任都肅政史張元奇也　惟此皆見之口頭　而楊錢兩君之辭職書　尚未正式提出　將來之果否見諸事實　尚不可知

馮將軍密拿韓恢◉江寧宣武上將軍行署參謀廳　因據駐滬緝偵員許某等報告　謂革命黨急進派首領韓恢等　現由海外來滬　同行者有國人兩名　預備潛往江北等處　勾結青紅幫及私梟土匪乘機起事等語　該廳接到報告後　即由參謀長師嵐峰君　密覓韓恢之相片　刊印數百份　並附韓之籍貫　分別號出身歷史　分發滬上各軍警　一體嚴行偵緝　聞韓號復炎　湖南湘陰縣人　前清南洋陸軍第九鎮步兵三十三標正目出身　癸丑二次革命　曾任南京師師長　現在圖謀三次革命　極爲激烈云

老名士中又弱一個◉安化黃敬輿先生自元　爲湘中有名之書家　生平臨摹名人墨跡　多至萬餘種　寫寺廟及鉅公墓誌碑誌　至千餘種　由以同治戊辰榜眼　學於曾文正之門　其後由御史簡甘肅寧夏府知府　不久罷官　家居三十年　閉門守靜　絕不干與外事　晚年書法益進　惟七十以後　兩眼微昏　不能多書　昨聞鄭叔進言　頃接家信　言敬輿先生於舊歷正月二十一日逝矣　享壽八十　身後有遺詩數卷　先生與長沙王益吾　均有兩嬰之戚　惟聞所嗣子　已生一男云　湖湘老輩　又弱一個矣

◉本京新聞◉

清明致祭◉清室掌禮司　因舊歷三月初三日　係清明節期　應行請旨派員分詣東西各陵致祭　於昨日入奏　奉清帝諭　東陵着派載澤毓炤　西陵着派霱　屆時敬謹致祭

催優待費◉清室世伯軒太傅　因近日庫欵支絀　各處經費尚未撥放　特於昨日行文財政部　請速將本年春季欠優待經費　如數籌撥　以應急需

電傳領餉◉財政部於日昨　通電值年旗　轉傳八旗各衙門　本月份八旗月餉　本部定於三十日發放左翼　三十一日發放右翼

改組會所◉二十三號午刻　西城安福胡同全國請願聯合會　開全體大會　因現在承認帝位一案　業已撤銷　該會決定遵令停辦　昨已另行組織全國實業保進會　現正著手進行

商會開會◉近來京中發現一樣傳單　污毀中交兩行　於市面頗有防碍　昨日京師商務總會　特召集各行商董開會　馮總理報告開會的情形　大致說　京中發現此項傳單　必係奸人所爲　窺其用意　無非欲使市面金融引起恐慌的現象　凡我們商人　須知流通市面　全仗着金融活動　此輩奸人發此傳單　並非反對政府　破壞銀行　簡直的打算破壞我京中市面　本會今日特約集衆商會　先爲報告　萬不可聽信謠言　致市面受其影響云云　各行商董　當場聲明　極表贊成　絕不信從此種謠言　致市面搖動云

喉証專家　咽喉有病至爲危險　況又夾雜猩紅熱用藥更難　京師於此路專家甚少　求其經驗最多用藥迅速惟吳君繹之爲治此證之第一聖手　十年鄙人一家內七口均白喉猩紅熱危險萬狀全賴吳先生一手治愈　吳君治此病萬癒萬全每年活人以千計　都人士有口皆碑無待贅述　吳醫住北京東城石大人胡同東口內松樹村夾道電話東局一千六百十九號　特此介紹　大興周麟書謹啟

……本行暫住……安門……三姓香……趙宅電話東局一千三……四……九號　本行主人謹啓

爲善獲福◉永定門外南新莊住戶 有個農民楊國熙 家中甚貧 其母年老 有一兒子 尙在懷抱兒 每得着點吃食 孝敬他母親 他母親必同兒子分着吃 楊某因爲母親很疼愛孫子 自己也不敢當面說 日前因跟其妻宋氏商量 效郭孝子的事 將其子活埋 其妻很表同情 當日夜裏 正在刨坑的時候兒 忽覺坑中有物 仔細一看 是個木匣 匣內裝着如黃豆粒兒大的珍珠三十顆 楊某得了珠子 可就有錢孝敬母親 兒子可也就不用埋啦 有人說 楊某夫婦孝親的報應 眞同漢朝的郭巨一樣似的 可不知是老天爺眞有靈驗哪 還是有錢的慈善家 故意先埋在那裏 作出這件成全他的事情來呢 可是人問如何 總是爲善之報 可無疑了

規定假期◉京師學務局 近因現在高等小學校令 國民學校令 均經教育部另行修改 而常年假期 自應從新改訂 以八月一日爲學年之始 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爲學年之終 暑假自七月六日至八月十四日 計四十日 年假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月七日 計十四日 春假自四月一日至七日 計七日 具每月日曜日及孔子誕日 國慶日 紀念日 四季節日 均各休業一日 已經飭知各學校 遵照實行

建築宅第◉奉天張雨亭師長作霖 現在新街口公用庫八調灣 買妥內務府羅宅房屋一所 計房一百餘間 一律折卸 改建西式樓房 以備居住 聽說張師長 將有內用消息

再誌求死◉昨紀園家閉門求死一節 現據訪員報告 二十四號晚六鐘 見該盆鋪 仍然緊閉門戶 墻卜門內 堆滿盆鑵 院內並無人聲 門外有數十人聚觀 並有肩章(六二二)(六九)兩位警士 在外彈壓 聽說程福覽全家求死情形 二十三號本段巡長孟長與 及正紅二甲步軍校海鳳 均分別報告本管長官 惟未奉命令 不敢擅入查看 程某等死活 仍沒人知

投河遇救◉昨日午後一時 有一年近花甲之老者 不知何故 走至天安門外 投入御河尋死 當經巡警及行路之某英國人撈救上來 遂送往協和醫院調治

故伶出殯◉女伶金玉蘭病故之後 前報載靈柩已經返津 詳細調查 此說實爲不確 該故伶本姓張 其兒名張蘭亭 現已來京 特於昨日在蔣家胡同本寓開弔 現錄中和園各女伶 小月英金鋼鑽等均蒞致祭 小香水本有來京弔唁之說 後因事不克前往 特遣其師趙子才來京致祭 玉蘭之靈柩于今日出殯 暫停某寺中 或云是長椿寺 又聞其母及其兒蘭亭 暫時仍住北京云

死在車上◉二十四日早八點多鐘 前門東車站未開車時 三等客車上有一、搭客某甲 剛坐在車上不大的工夫 可就沒了氣啦 當經該站巡警及同行黃姓 將某甲搭下來 據黃某聲稱 已死的名王秀美 年四十歲 係山東人 在張公盛烟袋鋪傭工 現因病回籍 故此死在車上 當經左一區會同第二庭檢察官相驗 委係因病身死 驗畢 由黃某收殮 備棺抬埋

妓女服毒◉二十四號下午十點鐘 前門外王廣福斜街中間某茶室 排六妓女 因熱客被女僕拆散 氣忿服毒 坐院不能發言 遂即抬往醫院救治

吉房招租 現房一所 計十八間 坐落在琉璃廠東北園門牌八十九號 有願租者 電問南局二百九十七號 或至琉璃廠路北賞可齋面議
[illegible]十三號[illegible]房一所 計二十八間[illegible]

講演聊齋

公孫九娘（十八續）

湛引銘

且說萊陽生在店中住了幾天，好像中了心病，這大自己一想，我來了這一邊，一點兒顯應兒沒見着，可別等我做了外鄉鬼，再見可就晚啦。盤費雖帶的不少，還待回去呢，難道我跑到濟南府來唱賣馬嗎？得嚥，明天算清店帳，還是走哇。打好主意．第二天偏偏起來的晚了，天色已快晌午，只好吃完了飯，自己這才叫小二，告訴當槽兒的備馬算帳，外賞酒錢。小二直留，說客官，天不早了，明天早早起身不好嗎？萊陽生說：還可以走半站，還是走的爲是。小二不能強留，這才送出店外，[illegible]馬交明萊陽生，說了聲再見，小二返身回去。但說萊陽生只好扳鞍認鐙，履顧官道，往[illegible]走了兩箭來遠，來到一股己羊岔路，一股偏北，一股偏南，偏北是止遠，萊陽生在馬上不高與，心中總還惦着南郊，所以信馬由韁，走了南岔兒，不遠兒是個夾溝子，路徑不寬，約有半里地長，出了溝還得往正北，仍是大道。萊陽生並不認識，仍舊往東，一瞧遍地全是墳塚，靠南上坡兒，有個婦女行走。此時夕陽西照，萊陽生在馬上往東走，看不真切，心中一動，想着這個女子，莫非是九娘嗎？心裏這們想，用[illegible]一釘，神情致上果然更像了。萊陽生把馬往南上坡兒一帶，加了一鞭子，馬[illegible]納悶兒，怎麼剛出道口兒，就叫我炕呀（跑軍政兵部箭的嗎）。馬一躥上了南坡，萊陽生襠下一催，已繞到這婦女的面前，女子一給頭，萊陽生看，果是九娘，登時全顧不得了，連忙甩鐙下馬，一手拉着馬，想過去說話，不想九娘走了個飛快，好像風小相纖的一樣。萊陽生一忙，韁繩也撒了手啦，往前又追，赶到跟前一瞧，九娘這氣不打一處來，用袖子一擋臉。萊陽生心說：莫非我認錯了嗎？脫口而出的喊了一聲．九娘並沒答言兒，轉眼之間蹤跡全無。這段兒書原文說到這點兒，往下就算完結，若接理說萊陽生應當怎麼帶馬回家，還得補敘些句，該妙沒．也不必畫蛇添足。這段書在原文說是鬼故事，擬在下細繹此意，似去人事大爲無非有某公之孫九娘能詩，因桑流落於濟南，或鬻在朱門，或妾身平康，談托於萊陽某生，一見傾心，許以白首，不崇朝而遂別，追于萊陽生重來訪豔，而玉骨香銷，惟一堆白骨而已，所可傳者，惟此二詩。蒲先生憫而女之薄命，又憐其才，而又不難明寫其事，故以鬼託之，正詩人筆墨忠厚處。此等事在離亂時代，所恆有的，不過原文既說是鬼，諸位還當鬼笑話聽。我也還爲鬼話說，通篇二男二女，全不失爲好人，與鍾情慕色的男女少年不同，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者，僅據這兒，人爲鬼媒，鬼爲人媒，而且互有主媒，或亦因明末時代，禮教蕩然，蒲先生藉此以風世，維持名教之心，亦可知。反正言路玩藝兒，無論什麼人看，有益無損。我再撰句文說：可以人而不如鬼乎。這不是說到這兒了嗎？咱們明天另換新題。

（已完）

同樂　鳴三宮　小毛包　李鳳全　道遙　金秀　霞　梁　月來　小居　王　金　明月　見　連蒼　翠寶　蝴蝶　小永利　收　楊寶玉　王小　劉　金　孝　隱　金玉　仙　孝　忠

樂　山　清　血　攺　詳